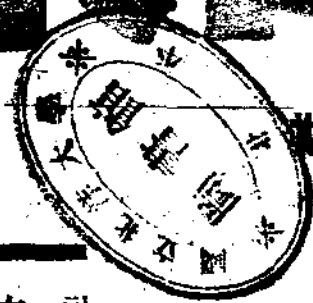


北東日今



第四期 第二卷
八月號

目錄

勝利一年.....	本社
再論寬大.....	江山風
日本人覺醒的程度.....	胡捷
奴化・腐化・進化.....	嚴陽叔
向教育當局呼籲.....	學生來論
欣聞「新聞檢閱廢止令」.....	費非
東北人應有的認識和覺悟	非塵
建設民主文化	岳平
和平的理論與實踐	戈明哲
科學家論原子能管制.....	國英論
美國要太平洋各島做什麼？.....	章洋
我來到了東北.....	龍各東
忽然想起來的.....	沙石平
也算接收.....	沙非
博士與粉飾.....	莊家漢
文風與官風.....	丹秋
重慶屋簷下.....	田心
還鄉記.....	高禾
給遠行人.....	艾鄉
眼淚！滾回去！.....	詩
迎頭趕上.....	高而平
▲今日東北青年生活群像▲	
點滴.....	沈思
給孩子.....	岳狄
歸不得.....	文祥
泥沼.....	賈煥然
三輪車夫的日記	沙石平



北東日今社刊行

勝利

舉

八一五真是個令人難忘的日子。它給我們帶來了勝利，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勝利，帶來了滿洲十四載血與火的苦難，帶來了我們狂喜的感動，而我們不得不對當前的絕望而感嘆起來。

勝利到現在已經整整一年了。這一年的期間，我們所獲得的勝利，已清清楚楚地擺在了我們面前，是勝而不不利了。

我們已經結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然而我們得不到和平。我們戰敗了世界法西斯集團；然而我們得不到民主。我們打敗了日本，然而我們却同樣要用卑劣的陰謀去奪取我們的和平。我們將怎樣來獲得真正的和平呢？

是的：我們會統一地接收了許多不敵的戰場，除了滿洲各色封條之外，我們也獲得了許多新的領土。我們就是這些這封條上面，我們所能得到的也都是一些：不同的領土，和不同的大小。我們官紳階級，至不中，則恐怕機器都已經生了鏽了。滿洲軍閥此種種種，實是將來，真不棄全人無限悲劇，心不厭。

不容諱言的，我們在這勝利一年之中所遭受的痛苦，是比能二三倍於敵人。在十四年奴役之中所給我們的痛苦，遠比這更甚。失業，飢饉，災害，說：就老百姓的經濟負擔，說：或就受摧殘，受毒害，受迫害而死的人數來說，夫誰也都能如此。

和平民主的口號，雖然是有一年了，可是見到所實行的却仍是反和平，反民主。老百姓整日生活在無保障的生活之中。雖然和平仍不斷談判，民主仍不斷呼號，但那已經變成了一種煙幕的存在了。

尤其自從最近蔣主席登壇廬山之後，整個時局更陷於難得揣摩的混淆之中。加上政府要人各處視察之後默不發言，這非特憤憤有所報告，有所商談，以及大員們京特間的頻行往返，真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勢。雖然和平仍繼續談判，但在這樣

情況之下，誰還敢過度相信呢？

但假如我們仍還不忘掉爭取和平，爭取民主的話，那麼在今天爭取和平民主的力量，已不再是期望和等待旁人了。唯一可恃的，該是我們自己。爭民主，便是爭我們自己作主，假如自己不起來爭取自主，只想任人宰割，那麼統治者也絕不會放手，讓人民隨便自主的。所以當前的問題，已不再是統治者本身的單純問題了，而是被統治者自己認識與覺悟的問題了，我們不容否認，我們自己認識與覺悟的程度還很薄弱，我們未能徹底反省，更未能客觀地比較批判事物。所以我們只有務得：只有嘆息，而舉不起

真正前進建設的步子來。假如我們果真一致都能反省一下這一年乃至十幾年來的過去情況，加強自己的認識與覺悟，和更客觀批判一下當前的幾許現象。我們會不難找出自己應前進的路子來的。否則，只是在希望，失望的變幻中等待下去，恐怕再過十個光

復週年，我們也只能仍被人同樣奴役下去，真正的解放是不會臨到我們的頭上來的。

當茲勝利一年，可紀念的八一五又重復來臨的時候，我們真應藉此機會，痛發深省。假如我們不甘心作奴隸，不願被壓榨，我們就只有奮發自立這一條路。爭和平爭民主是我們自己的事，我們真無旁貸，我們應當負起這個責任來。我們願與多難的東北同胞相約，我們共飲這一杯反省與批判的醇酒，不惜艱巨，不辭勞苦，向着建設民主新東北的道路衝上去！

爲把人家，或只能表現日本人，依然是那樣的無知。然而我們假如願意再有次「九一八」的話，倒應該多少提防一下，或者大加訓練教訓他們，使他們真的覺醒罷！

尤其是珍珠港教訓的美國朋友，更尤其戴維巴，切記着養虎食人，有被虎咬傷自己的喉嚨的。

奴化·腐化·進化

歐陽叔

自來，在東北就引起了「奴化」和「未奴化」的問題，一些飛來的，派來的大員和官員，一口咬定東北人都奴化了。反過來，不肯認爲東北人，則紅着臉抗辯，有的根本不承認奴化，有的則只承認一半奴化而未化，更進而作有作奴化費的爭來，結果是各各的理，鬧個不休。

究其方得，的根據，大員說東北人不會寫水筆小楷，是奴化，不會使大算盤，也是奴化，說話動筆，參雜一半日本名詞，這都是奴化的鐵證無疑等等。

反過來，東北人以爲大員們所爭的，不但不是奴化，而且是進化，同時更由這反證，大員們的腐化，進化和不進化。

我以爲，這不緊要，未抓住重點之事。

實在日人在東北實行的「奴化政策」，這是不認的。要緊的是在敵人實行「奴化

政策」之後，東北人到底化了沒有？而更要緊的是奴化到如何程度和怎樣認清奴化政策加以迅速徹底的挽救。

否則只是口頭筆墨間的爭執，不徒無補於實際，反是感情的互相刺激，簡直是無益的浪費。

按照我們既然承認日本在東北所實行的奴化政策，而且實行達十四年之久，不管我們願意與否我們就不能不承認，東北人多少的受了奴化政策的影響，如此十四年來，東北同胞在日本法西斯政策的統制下，根本不知自由民主爲何物，他們訓練我們服從——唯有奴隸才有的服從精神——不以正士服從長官，職員服從上級，就是同學間下級也得服從上級的命令，一如軍隊者然。這就是服從的政策。奴隸應該服從主人的奴化政策。

引伸說：舉凡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人身等所有的所應享受的自由，使你們不能有。再用一種嚴格統制的政策，使所有的人都由他們計劃規定出來的一定的方式，一定的邏輯下，吃飯，睡覺，說話，工作，思想，使你和整個世界，整個祖國隔絕起來，然後你就可以在他隨意支配下，給他作奴隸了，這不是奴化政策嗎？我們東北人不在這種政策下，不管你願意不願意，自覺或不自覺給日本人幹了十四年嗎？

然而這並不是我們了不得的奇耻大辱，非硬着嘴至死不供不可。我認爲我們奇耻大辱的，是我們對於敵人的所實行的奴化政策，到現在還沒有真的認識，甚至受感情的驅使，強辯，巧辯，來作無益的掩飾。

同樣的，當年穿着鬼子鞋，跑了十四年，帶着滿身中國古老社會的奴化的臭味，臭聞千里自己

尚不覺，驟然往空中一昇，再落到東北大地，就以自己的腐化自高起來，讓所有的東北人，都以腐化爲進化，以進化爲奴化，這不但可恥，而且是助長或有意承繼敵人在東北的奴化政策而以腐化代之。

現在東北人不止有許多用招媚日本人的方法，以違背東北老百姓的利益，來往上巴結或鞏固自己的地位嗎？另外一些以爭服者的姿態來東北的人們，不正沿用各種日本用過的統制方法來實行統制的嗎？

誰說日本奴化政策沒有成功呢？

欣聞「新聞檢閱廢止令」

費非

多少年了，我們的嘴被「法令」的封條封封上。我們的眼睛也被「制度」的墨鏡給罩上。我們有話可說但說不能說。我們有各樣的事物可看，却也不能看。我們所應該作的只是無言與無視，當一個順從的「良民」而已。在偽滿時是如此，在光復後仍是如此。這真好像是命中註定的一樣。

但讓我們高興的消息來了。前進報載吉林省府已奉到行政院訓令，且已通知各報社，要把新聞檢閱一律廢止了。這與其說是新聞檢閱廢止令；勿寧說是一把刀子。它將割去封條和墨鏡，讓我們好好說說看看。也許這就是言論出版自由的初步表現，從此一切人權說也有了保障了。但在

我們拍胸脯保證，一掌之後，却不能不有幾分懊惑。因爲，這樣好的「廢止」，我們聽過也不止數次了，但可帶都不兌現。當然，無論哪次我們都是異常歡迎而且相信的。所以，對於此次的「廢止」，我們仍不惜寄以最大的期望。並在這期望的同時，我們願提出幾點意見來：

- 一、這個廢止令應是兌現的且是永久的。
- 二、件件開檢閱的廢止，也應該廢止對雜誌單行本的檢查和禁售。
- 三、並應同時廢止郵便檢查，及車站收發書報之檢查及義務局閱。
- 四、給記者以採訪自由。
- 五、不用其他方法壟斷。

向教育當局呼籲

一名學生

光復後學生們爲了感到過去所學不足與空虛，所以都拿着最大的決心，抱着最大的熱去學習，去接受祖國的教育和時代的知識以充實自己。但是自從復課以後，教育當局對學校的漠不關心和學校本身的怪亂現象，使學生們的希望漸漸變成失望。在失望之餘，又看到了學校裏的校長和先生們種種病態和無能，所以，鬧學潮抬校長的事情便相繼在本市發生。無論鬧學潮抬校長是合理，是不是對的，然而他們這究竟是爲了什麼，爲了好好的求學呵！假如學校的行政和先生們的陣容，不能強化起來，合理起來，那麼，直接受損失，直接受影響的是學生。如果說這是胡鬧，以至於無理取鬧，那麼滿可以回家去胡鬧

去了，並且也不會有好多的學生都喜歡胡鬧。接着和「鬧學潮」、「抬校長」相反，繼續發生的是：「尊師運動」，在字面看來「鬧學潮」、「抬校長」和「尊師運動」是矛盾的，但是；仔細的看來「鬧學潮」、「抬校長」和「尊師運動」並不矛盾，他們都是從一個出發點產生的：都是爲了求學，爲了安心的求學。假如先生們的生活不能安定，連最低的生活費都領不到手，那麼，直接受影響，直接受損失的也只有學生，所以說：尊師運動和「鬧學潮」以至「抬校長」並不矛盾。生好的一定要尊；不好的一定要抬，這是學生們共同的心情。

「尊師運動」的結果，由於「尊師委員會」代表們幾次的情願，和市府當局的英斷，教師們的薪俸，已增加了一倍半，並且已經見諸實行，使教師們的生活得以見安定，這是值得感謝的。滿望今後：先生們可以安心去教；學生們也可以安心向學了。然而不幸的事情又發生了，就是：當着學校告一段落，暑假剛一開始，校長，主任先生們紛紛辭職了，這真是晴天一個霹靂，學生們除了誠懇的挽留外別無辦法。考其原因，據云：「現在由某地來了一批接收大員」也許並不是大員，但也決不是小員「們的親友，正在旅館里等候：」所以校長，主任，先生們因爲感到自己將來難免被淘汰，不如現在就乾脆的讓位來的好，所以他們便紛紛辭職。我們回想一下：自從光復以後，經過幾度的一變「亂」，客觀環境的難維持，但是他們始終拿着教育神聖的良心，盡自己最大限度的努力維持下來，由於他們努力結果，使學校能夠維持到現在，使一群青年學子得免於失學，現在可以看到學校前途正像經過

漫長的黑夜，就要走到黎明，漸漸就要光明了。來的時候，但是校長和一些先生們的紛紛辭職，却又像給學校的前途，學生的前途，罩上了一層灰暗的顏色。

本來在這暑假中，先生們講習的講習，自修的自修，學生也正好利用這假期多讀一點多學一點，可是這兩者都被這目前的據云關係弄得不知如何是好了。致「教」與「學」雙方精神上都遭嚴重的刺激，假如下學期的校長，主任，先生們真的換上既不懂教育，更不懂東北教育的那些現在正在旅館候缺的大人先生們，那麼學校的前途，東北教育的前途，真要不堪設想了。到那時，學生是不是會再有「鬧學潮」、「抬校長」的事情發生，那就很難說了。如學生再這樣鬧下去，學校的前途，教育的前途，決不會好的。我們爲了學生自己，爲了學校，更爲了教育，我們向教育當局呼籲：請教育當局，要使教育行政合理化，要使教師們的生活得到了保障；地位也得到了保障，不能隨便的使出調動，使之去留；更不要使學生失望。

補白

當東北收復區的老百姓飽受蘇聯紅軍票的打擊之後，最近聽說又要各地按戶供出大米了。紅軍票已經把老百姓弄得半死，而現在却又該挺起垂死的骨頭來，來擔負這過重的負擔了。老百姓真就是該死的嗎？

我們反對這樣割獨吞的政治，我們反對這樣等於殺人的榨取，希望當局能給老百姓留一絲活氣，我們有權利要求活下去。



和平的理論與實踐

戈明哲

自漢後中坤澤東先生起義，和蔣主席開始和平談判之後，到現在雖然內戰並未停止，且將逐漸擴大起來，但有關於和平的談判，不知經過若干

次，而有關於和平的協定，除了雙方協定之外，如：政治協商會議所簽署的和平建國綱領；和附帶產生的停戰協定；以及最近公布的東北停戰協定，蔣主席頒發的停戰令，並軍調部各執行小組所幹旋的現地司令官間的停戰協定等等，總也不下十數起之多。如單就表面上的條文和理論來說，似乎確已和平，足使老百姓們引為欣慰的了。但理論是理論，事實是事實，而理論和事實是兩碼事。

譬如說，我們也不敢抹煞事實。無論政府或中共或盟方人士，顯然對和平已經或多或少地盡了努力了，如軍事調處執行部的成立，各執行小組的分頭出發，馮敬蘭將軍的到滬奔走，軍事委員會小組的各種觀察，以及最近代表林彪將軍的李敏然先生來長去滬，諸如此類，真是舉不勝舉。但實踐的結果怎樣呢？事實告訴我們的是：雖然小有成就，但和平之條不久馬上就又能發生枝節了。所以所實踐的成就也就顯得很空洞了。這就好像蓋一所房子，房子的設計圖畫得很好，材料準備得也很充足，蓋的人也很努力，但和偏有人在旁搗亂，你砌一塊磚，他往下推一塊磚，結果雖然筋疲力盡，却仍是一無所有。

尤其最近，由於蔣主席的離京赴廬山，頗引起一般人士的揣測，好像

在理論上也發生了動搖。我們雖不敢妄加臆斷，但目前政治局勢，顯然已趨嚴重的轉變，且已引起國內外人士的重視，則不容否認。

廬山是我們的風景區，同時也常常因人事的移動而形成為臨時的政治中心地。在動戰時，這里是精神的堡壘，蔣主席會在這里籌畫，訓練，指揮。在抗戰時，這里是抗戰的機軸地，蔣主席仍在這里籌畫，訓練，指揮。但這回是和平了，我們不該妄斷，在這里仍有甚麼籌畫，訓練指揮，同時也真希望不會再有對內的甚麼籌畫，訓練指揮。但誰能保持住呢。

自從蔣主席飛廬，和昆明李公樸先生及聞一多先生被刺後，顯然給和平的前途投下了一個暗影。尤其中共代表周恩來在十七日招待記者時所發表的談話，更加强了政局的嚴重性。他說：「中國目前兩個最嚴重的問題，一是內戰，二是政治暗殺。」他並說大規模內戰已經在四個戰場上進行着。事實是晉南，中原，蘇北，山東，甚至冀東，東北確實存在着嚴重的火藥氣息。伴此，政府發言人曾加以駁斥，說：「政府與中共間並無普遍作戰之危險，但政府向未放棄自己之保衛力量。」由此，我們也可略窺當前和平的概貌了。

以下我們再看看主席抵廬後要人忙忙碌碌的情形，主席十四日到廬山，是日下午蔣夫亦前往。十六日上午馮敬蘭將軍往訪俞大維，商討蘇北戰事

東北人的悲劇的認識和覺悟

非塵

一 東北和東北人

東北的稱呼，正像我們稱呼西北和西南一樣，按照地理的位置，爲着某二種方便而稱呼起來的。因此東北也正像西南和西北一樣，同樣的是中國的國土，是中國國土完整的一部份，沒有半點疑意。

然而有一點不同的，東北却不像西北，西南和東南，有那樣悠久的開化的歷史。百年以前的東北，不僅外人，就是中國人，由於滿清視東北爲發祥地，有意的封鎖。地曠人稀，除掉一些獵人，清楚知道的也很少。

東北正像其他的新大陸一樣，被人發現，也同樣的視爲新的奇蹟。

從甲午戰爭的時候（一八九四年）因爲日本強向清庭，要求遼東半島，至引起俄德法三國干涉遼東，從此東北一土，才開始爲世人所矚目了。

接着有庚子之役（一九〇〇年）俄國進兵東北，有日俄大戰（一九〇五年）日俄平分東北，有日，俄，英，美競起築路之爭，東北更爲世人視爲肥育了。然而也只限於帝國主義的幾個野心家而已。至於真正發動世人聽聞，引起舉世都關心東北的，還在九一八事變（一九三一年）日本強佔東北全土的時候。

此時世界上，不管有用與否，確有一個國際聯盟的組織，該聯盟由於中目的糾紛，爲着東北問題，會開了無數次各式各樣名稱的會議。而且還派了一個國際調查團，親來東北調查一次。雖然只寫了一份季報調查報告書以不了了之，但由於報告書大體調查的還算詳盡，總算使世人知道，東北問題的棘手，和如何的嚴重了。

再談到國人對東北的認識，雖然有兩次直奉戰，東北的勢力向關內擴張，但也只有華北幾省，才清楚一二東北情形。至於和中央發生緊密關係，已經是民國十七八年的事情了。「不到東北，不知東北之大，不到東北，不知東北之危」這是中央負責人初到東北觀察，所發表的話。緊接着就是東

北事變，勿怪我們的當局，有點手足無措了。

到事變以後，各地同胞，當然一致起來反對日本。貴州的學生就會這樣的喊過口號：萬惡的日本，既打死我們的萬寶山，又強佔我們的「瀋陽」。由這可見他們對東北隔膜的程度的了。

然而此後，情形就日趨好轉了。由於東北數十萬大軍，轉戰國內各地，東北義勇軍蜂擁而起，與日本英勇的撕拼，東北百餘萬的流亡者和避難民移向國內各地，由黃河到長江，由長江到珠江，由沿海到邊疆，以至窮鄉僻壤，殆無處不有東北人的流浪的足跡了。

就由於這，全中國的人，不僅對東北有了印象，對東北人，更有機會了解了。

二 流浪的教訓

流浪的教訓，給東北人太大了。

如果沒有「九一八」事變，如果沒有東北人，大批的向關內流亡，我們雖是生在東北，長在東北，始終不離開東北一步，自己絕不會感到東北人還有什麼和外人不同的性格，外人自然也無從知曉了。

而就因爲到關內各地的流浪起來，而且經過了十幾年之久，在外面看見外人多了，外人看見東北人也隨着多起來，兩兩相處，人家和自己，都自然而然會感到，在性格上有很多不同的了。

談到性格，概括起來說：外人公認認定的東北人自己已普遍感覺到的是東北人的長處是在慷慨，爽直，能幹。不好處在好動感情，沒有韌性，所謂沾火就着，不容易團結。具體點說：東北人若是一個人，不管在那裏，也不管作什麼，都是呱呱叫，幹得滿好的。然而一有兩個以上東北人在一起，那就非糟糕不可，不是我搞你，就是你搞我，或者彼此互搞起來，結果弄得兩敗俱傷。不但誰也沒搞好，還落得笑話百出聲名狼藉，讓外

人沒有去讀過。

這就是東北人的悲哀。東北人因為在外流浪年久的痛苦，爲着早日復土還鄉，寫着叫外人聽得起。自己會不斷的檢討反省過，同時也得有許多不同的結論。而大體是這樣：

從歷史方面看，凡是當時首移移東北開荒的人，都是個性剛強，富有冒險犯難的精神，征服環境的魄力。更因自由移民的關係，沒有團體生活的訓練，所以個性發揮有餘，團結處羣的力量就不足。這是從移入一開始就是如此的，而非一二年突然長成的。

從地理方面看，東北因土地廣人稀土厚民肥，生活非常容易。用不着彼此互助，自食其力就夠了。再加上開荒地的方便，就地搭窩棚，居住散漫，因缺乏羣居生活的經驗，少互助的精神，和不團結的性格。

這些原因，也許都是表面的，也許只有一部份真理。不過東北人個性強，很容易動感情，這是很真切的事實。就是在流浪期中，東北人不管到那裏，少有同鄉會的組織，東北人越多的地方，就越是如此。既或有過組織的組織，並且大家都迫切的感到需要。也在爭持發起人，和選舉會長的時候因爲一點小事，就吵起嘴來，甚而動武，甚至於攪黃了爲正。

由這里外人所得出來的結論是：所有的東北人，都是領袖慾強。凡是有會，就都想坐在主席台上去領導，而沒有肯在台下聽唱的，如是演劇，則都想扮主角，而沒有肯去當小卒或看門的。因此就不能治人，而必然治於人。這正是造成東北人應該被統治的理論的根據了。

三 奴化的結果

十四年流浪在外面的東北人，所得到的批評，既然像上面的那樣。那麼在東北的東北人呢，這很簡單，正像現在一般流行的話所說的，「奴化了」。

不管我們願意不願意，總之，奴化算是無法不認的鐵案了。

然而對奴化的認識都各有不同。在所謂關東州內，則認憲兵，警察，特務等爲奴化。在關東州以外的東北人來看，則認全關東州的人，都是奴化。生在關內冀東，蒙疆，華北，南京等和平區的人去看，則以爲全不是

人，都是「鬼子」，狗奴才，至於在抗戰區的人們，則視整個淪陷區，都是奴化。

這里只存在一個程度深淺的不同點了，若照思想家的看法，全中國四五千萬的人，都有點「Q」精神，都有點帝國主義者的奴才本能。在這里我們不必深辯，只到本題，還是討論一下，東北人受奴化的結果。

我是一個人，因此我對於東北，是沒有偏見的，不能因爲如此，我並不認東北人受了奴化。相反的，我並不認東北人，不能因爲程度深淺，而實受奴化了。不過，不是說東北人受奴化，東北人爲滿足，我是想徹底了奴化，來更徹底奴化的。

我覺得有一句話，很可以形容我們被奴化的結果的。比如平常我們時常會聽到這樣說：都是我們亞洲人壞，日本鬼子更不管這些事。這在咱們人說，就是受了奴化的蒙閉。在日本人說，就是奴化的成功。

蒙閉，蒙閉就是奴化的最有效最好的手段。日本人使令東北人，對於自己，對於國家對於敵人，對於整個世界情勢，都一無所知。讓你糊塗到底像牛馬一樣，然後也就像牛馬一樣，唯主人的鞭子，吆喝是從了。

這樣的結果，讓我們不當作日本人的奴隸。而永遠的作一切人的奴隸。因爲奴隸只想到更換一個好主人，他不想求自我的解放。因之，奴隸最好的命運，也只有在校好的「一個主人」下，當一名奴隸而已。如此而已。

四 東北人應有的覺悟和認識

十四年來，東北人流浪在外的，有流浪在外的苦處和教訓。留在東北的有留在東北的悲哀和痛苦。十四年的日子真不算短了。再加上光復一年的滋味，東北人流浪在外面的，已重回故園，困在苦難中，也得一展眉宇，我們真應該好好的想一想，求徹底的覺悟和認識了。

首先對於世界情勢，我們就應該看清楚，第二次世界大戰，雖然是由東北起的，然而東北却躲在戰火外面，只趕上一個尾聲，就是一個尾聲，我想現在，東北人也應該明白了，戰爭究竟是一種什麼滋味如果第三次大戰，真的在東北爆發了，東北人在原子彈，在火箭炮，在重坦克下的全副轟擊下，能變到如何程度，祇要想一想就知道了。（下接第一頁）



建設民主文化

岳平

民主文化的重要

我們要在東北乃至全中國建設起偉大的民主文化，這是文化人當前的課題。建設民主文化運動並不是從今日才開始，但這二運動確由於今日迫切的需要而澎湃發展起來，成爲民主運動三大主流之一，這三大主流是：政治民主，經濟民主，文化民主。

由於今日的情勢，人們都急於解決政治問題，着眼於當前的內戰戰爭。或者把經濟解釋政治，尋求着合於民主的政治經濟制度，認爲文化民主尙在其次，並非首要。

我們並不否認這種見解是合理的，沒有政治經濟的民主決不會產生出民主的文化，但我們也不能就此離開了自己的崗位，忽視了民主文化的重要性，因爲文化是一切的推動力，假如我們的文化已經民主了，則決不會有今日不民主的現象發生。假如我們爭得了政治經濟的民主，而沒有民主文化的支持，則這成果也是暫時的。現在，消弭內戰，爭取政治民主是目標，而建設民主文化則是治本的工作，治標常是易於見功，治本則容易被人認爲近於消極，不過，這決不是消極，正是積極，正是一個不容忽視，不容消極的工作。

人們常是感於現實，被誘於眼前的現象，而動搖自己的內心；甚或遺忘自己的責任與工作，當今，有多少文化人拋棄了自己的崗位，從事着其他自己並不熟悉而且對人民也不必要的事情。或竟改行洗手，做做官，發發財，這真是一大可注意的現象，社會上的活動各有其出發點與對象，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每件工作在原則上並沒有輕重大小，我們不能因爲戰爭便要求人都去當兵，也不能因爲某種工作急需便都去作。我們覺得

文化人則當爲文化爭民主，這樣在各自的崗位上，同被人民領導推動向着共同目標——民主邁進；向共同敵人——法西斯鬥爭這樣才可能保證最後的勝利，在戰鬥中，每一個崗位都是失敗或勝利的因素，這是不可能輕視的。民主文化是革命文化，民主文化者是革命者。

民主文化是革命文化

民主是向法西斯挑戰而且要把它從地面上消滅，是向封建制度黑暗勢力鬥爭，而且要把它們從人類中間驅除。這是一切爲民主戰鬥者的光榮的使命，這是一種向專制，獨裁，因襲，守舊，腐敗，退讓後突；戰鬥的革命工作，民主的另解是「平等，自由」，沒有民主，即是沒有平等自由，爭取民主運動也就是爭取平等自由運動。文化人在其自己的崗位上，第一步要爭取文化民主；第二步要建設民主文化，從事民主運動的文化人，必須覺悟自己是從事一種革命工作，而以革命者的態度，來從事此艱巨的事業。

文化民主與民主文化

文化不民主，則永不會有民主的文化，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實，就如不撒種子不會生出苗來一樣。所以，建設民主文化的前提條件是：「文化要民主」——「凡事都是由人民作主的」；這意就是說，一切無論政治經濟文化都該由人民出發，而回歸於人民，也就是一切基於人民，一切屬於人民，一切爲人民，反之便違反了這一原則，叛逆了民主。基於此，文化也必須是由人民作主，基於人民，屬於人民，爲人民，才可稱之爲民主文化；假如文化不能民主，當然不會產生出民主的文化來的。

民主文化的硬敵

民主文化的硬敵，當然是法西斯文化。其實，我們應當說法西斯是不配稱有文化的。這猶如法西斯制度之發生是人類的災難一樣，法西斯是摧殘文化的。人類的要求是「平等」而法西斯却否認了這一自然的慾求，造成一些特權階級，把什麼「神國」「優秀民族」的思想裝進自己人民的腦袋里，造成一批唯我獨尊的殘暴屠手。人類的希望是「自由」，而法西斯却違反了這基本人性，把自由壓縮到極小限度，加強了主子奴才的制度，認爲人和人的剝削是應當的。

法西斯任意摧毀了人類文化，舉凡非合於己者都加以破壞。一切都按照自己所喜歡的去作，完全忽視了人民的安求與權力，也或者可以說，法西斯否認人民也有要求與權利的。

法西斯制訂了「朕即國家」的專制獨裁制度，要把人類變成狗一樣。法西斯制度下，人民都得喊同一口號，行一樣敬禮，走一樣的步伐，吃一樣的東西，甚至穿同樣服裝，按照統制者等級所規定的。

法西斯的統制下，人民沒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自由，這一切都被嚴格的檢查制度監視着，人民沒有學習的自由，除了法西斯的宣傳品外。在極嚴密的統制中，人民宛如被人堵住了耳朵封上眼睛，都變得豬一樣的愚蠢起來。

在這種狀態中，一切新的東西，進步的東西，民主的東西都被破壞封鎖了。人民宛如奴隸或狗，被法西斯者逼向退化沒落的道路上去。

當然，更談不到什麼文化，即有文化，也是退化沒落的，屬於少數特權階級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民主與法西斯之戰，事實告訴我們，民主終於獲勝利，所謂日德意法西斯惡黨們，已經收亡一二年了。但在這期間，痛心的是世界上尚有變形的法西斯制度在各角落殘存着，成爲建設民主的一大阻力，人民在勝利後尚不知怎樣能得平等與自由。

不打破法西斯文化，民主文化是建設不起來的，不進步則爲退步，這是兩種不能並立的東西。

所以建設民主文化的第一步，則必當是向法西斯文化突擊，打倒法西斯文化。

過去東北日本統制了東北十四年，把東北整個塗上了法西斯顏色。當然文化也並不例外。

東北在淪陷前，本無什麼民主文化可言，那時新文學運動革命風潮將及東北，便發生了九一八國難，所以日本可以很省力的把法西斯文化建築在東北這塊土上。

日本人很機伶，他們知道精神和物資的關係，他們知道文化侵略的力量，於是，王道之說出現了，日本人到東北來，我一個傀儡當皇帝，尋一羣奴才三呼萬歲，便是日滿親善，王道樂土，把東北的大米讓日本人拿去吃

，東北人吃高糧米是大意，是共存共榮。皇道便是王道。溥儀到日本去一跪和昭和拉拉手就精神如一體，去兩跪就建國淵源發於唯神之祖，把日本的祖宗供到東北來。

他們改教育制度，縮少受教育年限，把日本教科書講過來，加上去掉生命的古文，便是教科書。每週課程表上勞作佔去全時間的三分之一，謂之勞作教育，使學生不念書到各處作苦力，叫什麼勤勞奉仕。日文的鎖點多於國文鎖點，乃是日滿一體，學校里先生至上，絕對階級服從，日本人說話都有理，因爲是指導民族，出版物實行檢閱制度，新聞完全封鎖，外國語不許學（日文且列人國語之內）不許集會結社。言論涉及政事便是反滿抗日入獄砍頭，特務遍佈各處，思想稍前進者，休想逃過，文化人皆被集結於一點，以便監視消滅。市場上除了宣傳日滿協和，歌頌王道政治，便是通俗小說，其他全是日文字典，文法等，關於政，經，社會科學簡直少到沒有的程度，學校內也從不講授這些。其他諸凡文化部門，莫不滿是法西斯彩色，時局國民歌，增產宣傳畫，廣播，電影，演劇，甚至大鼓相聲之類的民間藝術也都硬插入宣傳法西斯的內容，其用心之苦，統制之嚴，實屬史無前例。

同時，日本式的房子在各處修蓋起來，神社也隨着日本人所到處多建築，甚至學校內，官廳里，都支上同一模樣的木頭架子。忠靈塔，紀念碑，神廟也都出現在東北原野上。

每月里的紀念行事，全是有關於日滿親善的，昭書奉戴，宣戰紀念，甚至昭和養活兒子也得慶祝慶祝，每開大會必讀所謂詔書，念完華文還念日文，最後甚至把人民的行爲思想限定幾條，刻板奉行，每天念一遍，不許忘却，美其名曰「國民訓」。

東北在淪陷前文化本就落伍，能跟上時代尾巴者，僅幾個都市和少數知識層，淪陷後，所有一切都是爲了統制者的便利而實施的，所以，東北人壓根不清楚民主是怎麼回事，對所謂民主文化，當然更屬模糊，以致光復前，人們除了恨日本鬼子，想復興祖國，苦惱於吃高糧米，勞工，出荷，經濟統制，特務橫行教育制處……而外，並沒有對其他法西斯制度感到迫切的不滿。即使光復後還有人（猶其是知識層）說，滿洲國的一切制度除

美國要太平洋各島做什麼

一九四五年十月初，爲商陳建章戰後和平世界的外長會議中告失敗。這次會議始終充滿着恐懼與猜疑的氛圍，其中太平洋各軍事根據地的問題關係不小，極受各方注意。

造成英美與蘇聯摩擦的根源之一，是太平洋上美國所謂勢力範圍的擴張。

從珍珠港到菲律賓有一大串原由國聯委任日本統治的羣島，綿延達三千哩之遙，島嶼多而廣，但面積總共不過八百二十方哩。若千島處於高潮時可能完全浸沒，而若干島嶼却可充強大的軍事根據地。

讀者若看地圖就可明瞭，過去作爲日本委託統治地的馬紹爾、加羅林、帛琉與馬里亞納羣島中，最好的天然港是在土魯克與帛琉。兩處都有相當高的陸地，四面有大礁環，礁內海水不論氣候如何，總是平靜的泊船處。雅浦、波納皮與庫薩伊三港雖好，但範圍太小，而且入口太狹。此外加羅林羣島裡的烏里西，烏來衣與洛庫諾馬紹爾羣島內的雅奈特，瓜加林，烏特亞，麥約洛阿諾與米里等礁島入口還好，客棧處的設備也不壞，至於馬里亞納羣島中的塞班與關島各港戰時期曾有巨大改進。

戰爭初起時，各島供空軍使用的可能相當微小。但以後美國的工程技藝使大部分島嶼形成空軍基地；陸海軍能越太平洋而攻抵日本的門前，因爲具有這一連串的根據地。

美國海軍發言人現在正在致電美國必須控制這些島嶼，理由是這些基地由美軍單獨佔領會犧牲大批人員與物資，同時這些基地如落入一個從事侵略的國家手中就形成對美國安全的一個嚴重威脅。

目前美國參院海軍委員會也主張美國保留各島主權，使美國國防與維持世界和平所需太平洋島嶼，入美國掌握或保護得有特權。

這樣一來，美國防務的戰略雖然在防守赤道以北，而美軍則在緬甸、加羅林、馬里亞納至菲律賓一線。

而這一線的北方外圍是菲律賓羣島，南方是海峽，新加坡與里底，新喀里多尼亞與薩摩亞羣島。

中間的關島、關島，塞班與菲律賓羣島爲主要根據地，而中途島，帛琉與菲律賓的蘇比克灣，菲律賓的宿務，加羅林的土魯克，馬紹爾羣島中的塞班，瓜加林與烏特亞等島將有陸隊停泊場。此外更北的地區如火山羣島的埃羅島，埃羅島的大火球島都設有基地，以便加強上述各根據地的防務。

贊成海軍方面建議的人們說這種太平洋防衛系統，的只爲「保障西半球的安全與太平洋的和平」。

但是另外有些人就覺得，這樣一個系統足以引亞洲各國，特別是蘇聯的猜疑。他們指出由外

長會議已經可以看出有若干恐懼與猜疑的因素存在，目前美國如在原來日本用來發動攻勢的各島建立一連串強大的基地，足以擴大這種猜疑。

理由是這樣的：蘇聯領袖們已從麥克阿瑟以及其他佔領軍官員談話中得悉，日本的軍需工業，陸海軍均將擴張，將降爲四等國家。既然如此，而中國又並未當作威脅，請問太平洋上的防衛系統是對付誰的了。

(譯自紐約午報)

誰是美國最偉大的人物？

丹佛爾大學全民意研究所最近爲自由世界雜誌舉辦一次全國民意測驗，提出的問題是「爲美國史以來第一、第二、第三的偉大人物是誰？」

測定的結果是這樣的：

第一、羅斯福 第二、林肯 第三、華盛頓

上述次序是按他們所得票數的百分比而列其有的愛迪生，威爾遜，艾森豪威爾，佛羅斯特，麥克阿瑟，羅斯福，亨利福特，富蘭克林，杜魯門。

頗有意思的一點是上述十二名主要的偉大人物中祇有福特一人是商人(或工業家)，他已被目爲發明和發財家愛迪生以及富蘭克林並列的人物。除艾森豪威爾和麥克阿瑟外，其他偉大的偉大都是於執政時得來的。

然而最有意義的還在於投票測驗所顯示的缺點。歷史的選近對這種意見見解大的左右力量，羅斯福的票數最接近；林肯較華盛頓也佔得優勢，因爲他的知識最接近；林肯較華盛頓也佔得優勢，因爲他較華盛頓距我們近些，或許有人不贊同這個看法，然而他却不能駁斥它。

科學家論原子能管制

在田納西州橡嶺研究原子彈的科學家們，認為只有尋求一個國際管制的方法，才能解決目前原子能管制問題。這是參加原子彈研究的一羣科學家們，對原子能前途所做的分析。他們所分析的是現在美國國會和全世界考慮着的問題。

譯自三月份科學通訊

原子彈的發明和應用已在世界政治中增加一個重要因素，也為美國和世界創立了一個極其危險的形勢。那些為了危險中的祖國底需要，而從事原子彈工作的科學家，看到這項發明所引起的反響時，都非常憂慮了。自然是他們比一般人民更衷期地考慮過這種形勢。我們覺得把原子彈底基本事實和它對美國外交政策的關係告訴人民是我們底責任。祇有完全了解這些事實，人民才能明智地參加原子能迫令我們所做的決定。如果決定錯誤，可能致使我們底城市的毀滅，幾百萬人民的死亡，也許還可能是我們國家底末日。

我們建議以分析我國政府可能採取的行動來討論這個問題。

許多美國人，無論是經過慎重的考慮，或者祇是聽到不充分的報導，都相信美國底政策不需要任何改變。支持這個意見的說法是原子彈並沒

有改變國際磨擦和戰爭基本原因，它並沒有發展到能夠改變戰爭性質。有效的阻止戰爭的方法一定可以找得到，而且道德底壓力和對防衛的懼怕可以防止原子彈的應用，同時也可以防止戰爭。

原子彈底第一個特點是它底巨大的破壞力。報紙上對於廣島和長崎毀壞的情形報導得可以做我們估計它底破壞力的根據。若其使用更多，更大，更有效的原子炸彈，很可能在不久的將來把全體人類工業，和各國的軍隊在幾個星期之中全部毀滅。航空和火箭的發明更使這種毀滅可在幾小時之內完成。如此巨大的毀滅性不能不成為我們外交政策中的一個因素。它已威脅着一個國家的安全，它加強了磨擦和戰爭的原因。

雖然諺語說：「對每一種武器都可以找到一個防禦的方法」，作為科學家的我們，却不能給大家任何希望找到防禦原子彈的方法。唯一最快的防禦法祇有報復，互相攻擊或者做「防禦」的戰爭，但這些都不能恢復已被毀滅的城市和復活已經死亡的幾百萬人民。人民和工業的分散或者遷入地下可能減少原子彈底毀滅，但這不能做為永久的防禦方法。

關於道德的考慮並沒有阻止對日本使用原子炸彈，但可能有人辯論說：大多數人民並沒有參與這個決定，在當時道德的裁判永遠不能阻止任

何一種武器的使用的，無論這武器是多麼可怕。還有，那些能控制原子彈使用的人也不會服從世界的道德壓力之下的。

在過去，對報復的懼怕從不能嚇住一個侵略者，他總以為他們有機會可以獲勝。事實上對於原子彈製成的懼怕祇能使一個國家自己也用原子彈來做為防禦手段。

這些觀察結果向我們證明：世界形勢確是因原子彈底出現而大大地改變了，它已成為我們考慮外交政策時的最重要的因素了。

許多人都感覺到美國只有由保持原子戰爭的優越才能確保它底安全。他們建議我們保持製造原子彈的祕密，壟斷戰略的物資，製造更大量，更可怕的炸彈，盡散我們底人民和工業。

那些主張保持原子彈祕密的人把我們底人民導入歧途了。現在已不再有任何關於原子彈的基本祕密存在。政府已將發回原子彈和製造方法的大綱要公佈了。所留下的「祕密」祇是科學和工程的細則。認為別國的科學家和工程師不能發現。至少我們所用的方法之一種或甚至發明新的方法是照舊的。使原子彈的製造從實驗室到工廠費了英美科學家們三年的時間，甚至那些資源不如美國的國家，若以原子彈製造確實已經達成的知識來從事工作，也可能在兩年到五年之間製成原子彈。

祕密政策是非常危險的，結果是刺激別國去發明原子彈，而我們把關於原子彈的詳細知識祕密不讓大多數科學家知道將使美國關於原子核的物理解學和化學不能繼續發展。

有人建議一個壟斷原子彈的方法，就是讓英美共同管制製造原子彈所需的材料。世界上彈體的

產地，前所知道的有加拿大，比利時，捷克斯拉伐克，蘇聯。今後無疑的要有新的產地發現。若依循我們能將世界上所有產油的地方都放在我們底控制之下的這個幻想，那真是愚蠢的。

若我們沒有希望將原子能，我們能為我們未來的安全而製造世界上最多最好的原子彈嗎？

爲了現在這種安全，在未來五年中生產更多更好的原子彈也許是可能的。但我們要着重地提醒更多更好的炸彈是不能替我們永久保障安全的。因爲原子彈的破壞力非常巨大，因爲美國工業和人民的集中，有着更多的炸彈並不能保障美國。一旦有一個國家有了最少量的原子彈，若再增多並不是什麼困難的事了。在幾年之後，一個國家只要以很少幾個原子彈就可以在幾分鐘之內把大部份美國工業和人民毀滅。

而且，如果我們有了更多更好的炸彈，別的家就要害怕我們的進攻而覺得應當先向我們進攻了。

唯一防禦原子彈的方法是疏散工業。但也沒有原因不相信：在原子彈增多，毀滅性加大的將來，這種疏散也只是部份的防禦。而工業的分散將引起嚴重的經濟脫節和經濟紊亂。並且做這個分散工作必需權力集中，這樣又破壞了美國的民主和自由企業。美國是否能夠做到這是一一個疑問。若我們把我們已有的關於原子彈的知識向別國保持秘密，那美國只可以在幾年之內維持它底領導權。在五十年後所有各大強國，若沒有武力或協定的阻止，都能製成原子彈，它的數量，形式，効力都將比現在的大得多，這幾乎已是確定的事實。由於美國工業的集中和城市的擁擠，我們

特別容易受到原子彈的毀滅，若我們沒有疏散我們底工業和人口，那底危險的危險一分之內，十部份我們底工業即被毀滅。這是完全可能的事。

這就是說在五年以後，一個國家不能把它的安全依賴於生產更多更好的原子彈。這與知識也使我們明白美國與他國不製造原子彈。這與知識也使我們明白。因爲沒有一個國家會和平同意我們限制他們對原子能的發展，這一行動的意義是在五年後五年中我們要使全世界各國都有了同等程度的原子能以後。在原子能發展的目的中，一種世界的征服不會很快也不會穩定。雖然這種政策是違反美國人民民主底傳統的。事實上很難看出這種行動和納粹的作風有什麼區別。

原子能的國際管制是另一種大家所建議的方法。現在還沒有擬定任何計劃，我們也不在重里提出。我們知道，每一種類型的計劃都包含許多困難，而且都需要我們了保世界的和平而放棄某些原子能和平利用的某些方面。國家主權。這一個方法是很顯而易見的。如果我們能戰爭的可能性完全無知，我們之後我們將會自己受到原子彈的毀滅。如我們們要經過我們對原子能的發展而保障我們底安全。在十年之內我們即將發現全世界都將像我們一樣地裝起來，而由於懼怕迫在目前而發動「防禦」的戰爭。如果我們認爲我們現在對原子能的領導能延緩幾年之久而要控制世界，我們將立即發現我們自己已捲入另一次更大的戰爭之中，這分佈使我不可能做這事，除非世界的手段。這戰

爭與推翻了我們底民主道德法規和沒有勝利把握的戰爭。

認清這些危險的威脅以後，我們一定要以各種努力來促成唯一真正而長期解決問題的方法，國際合作與國際管制。

我們極力要求美國人民和他們底領袖去考慮並提出一個國際管制原子能的方案。美國一定要在推遲世界和平中運用它底領導權。美國以及世界人民一定要要求他們底領袖共同努力尋求一個有效的管制原子能的國際合作。他們一定不能失敗，否則我們將走上世界自殺之路。

徵稿

- 一、本刊是今日東北青年的園地，是人民大眾的刊物。我們歡迎一切建議，一切來稿。
- 二、來稿務須言之有物。
- 三、來稿請用原稿紙。
- 四、刊登稿件，每千字以百元致酬。
- 五、譯稿請告作者姓名，書名，出版地址年月。
- 六、不退稿。
- 七、今日東北青年生活寫像，是現階段青年大眾痛苦與奮鬥的表徵，尤希有話想說的讀者們踴躍惠稿，予以支助。
- 八、來稿請寄長春豐樂路今日東北社。

尖兵

②

忽然想起來的

龍各東

正在寫文章，忽聽門外有汽車的摩托聲，立刻有一陣恐怖之感襲來，接着來的似乎將是一個「暮投石叢村，有吏夜捉人」的場面了。情緒緊張了一下，這時候血流也忽然加快了速度。但又一轉念，便心安理得起來，因為這時候，國土早已光復，鬼子們已去掃馬路，特務刑事們也多半消聲匿跡了，哪裏還有甚麼恐怖呢？鬼鬼！見鬼！於是又想起此相似的事情來。逃到抗戰區以後，過了一二年，還是心神不定。每到夜裏，總是做恐怖的事，一閉上眼，便被鬼子們刑事特務們包圍起來。有時候也抵抗，但總是失敗。於是逃，但總是被追上。於是變着方法藏起來，但總是被發現。最後呢，常常是嚇得一身冷汗，嘔吐而醒。

了三四年的光景，從「勝利在望」到「勝利在握」，身經目睹了許多值得心寬胆壯的事，而且在八一五以後，也聽見了看見了許多值得眉飛色舞的事，實際上的精神上的威脅，既然早已完全解除，爲甚麼還是開摩托而心驚，聽靴聲而心碎呢？

我不是心理學家，不懂得下意識，潛意識的奧妙，但我知道，像我這種精神上的病態——說他是恐怖狂罷，總不是甚麼好現象，這既不會成爲「地下工作」者的證據之一，也不會成爲國民的美德的。

忽然想起來了，這豈止是不能成爲國民的美德呢，君不聞，「奴化教育」「奴化思想」之說甚爲露骨乎？若我們自己誠實一點，謙虛一點的話，這種恐怖狂，不就是奴化思想的一種精神狀態嗎？一點也不錯的。

想到這裏，不禁惶恐起來，打算迎頭趕上，做一個堂堂的五大強國民，（去年是四大強國來的）之一的國民，不把過去的一切病態打掃個乾乾淨淨，是對不起自己，也對不起國家民族的。

於是我想起應該找一找治這種恐

怖狂的藥方來，到那裏去找呢？吃大力丸一定不行，打太極拳也未必有效，念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呢，又似乎太落伍。買兩盒接收過來的若素製藥廠出品的中國若素吃一吃怎麼樣呢？

吃一吃看罷。

也算接收

沙石平

光復後，凡百事物都有個蓬勃的新發展。譬如教育從此不「奴化」，警察特務從此不再欺侮老百姓；老百姓已經有了自由（接：以上只是應該）。或可以聽聽跳舞場的音樂；參觀參觀百貨店窗櫺上的奢侈品；瞻仰一下大人先生們的風采，諸如此類，真是數不勝數。商民人等看了此從未見過的世面，焉能不歡欣鼓舞，舉世若狂，大呼疾呼：「偉哉！我中華」呢。噫！抗戰確是有代價的。

除了上述頗可貴的現象外，最令

或已生了銹，但門前却總是異常生動的，我們得以能看得到諸如此類的偉大場面，當然不能不說是端賴「接收」了。

「接收」是個極偉艱辛的工作，它帶給我們無限新奇與幸福。「接收」到了學校；學校就立刻不奴化。「接收」到了警察，警察也立即清高。「接收」到了偽政府，偽政府也立刻感到了光復，老百姓也捎帶有了自由。「接收」到了街上；街上也馬上有了歌舞，「接收」到了工場；工場也格外顯得花梢。真是「接收」到那裏，哪裏生動。誰敢說這不是個極偉艱辛的工作，「接收」沒帶給我們新奇與幸福呢。於是，東也接收，西也接收；你也接收，我也接收。接收工場，機關，商店，房產還嫌不夠，於是接來接去，便接到神社和忠靈塔的頭上來了。

據說：爲了節省「國幣」（按：內戰費不在其限）並對「殉國志士」表示敬意，將把日本的神社改爲忠烈祠，將日本的心靈塔或忠魂碑鑄爲七七抗戰紀念碑；或接收東北殉國志士碑了。此舉，當然是英明的應機「接收」處置，不愧爲國民的大理想的。但假如人死後果真真有知，那麼，日本的那些「忠魂」，會不會因爲我們的「殉國志士」前來接收，而逃之夭夭呢，倘

如不識相，那麼忠魂們也許又拿出來武士道之類的精神，爲了他們死去的天皇，再來一個「玉碎」之戰。那時，我們的「護國志士」也只好再劍拔弩張地來一次「鐵血接收忠魂碑（或神社）」了。

至于所著的人們走到神社兼忠烈的門前鞠躬致敬時的情感，那是「接收」的「末梢問題」，當然不在話下的。

博士與粉飾

沙非

大凡名人和平常人總是不相同的。名人之所以爲名人，也似乎就根據于這不相同的一點。這不相同不但在生活方式上；在行爲上，在社會的地位上，甚至在感受上或「談話」上也是毫不一致的。所以有「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一句名言。這裏的「君」字，大概也就指這些和平常人不同的名人，學者，博士而言。因爲除了「君」的「談話」之後，一定會使你自覺裏雖然「那怕是如坐針氈，也會覺得『並未嚴重』的。這種超的見解，和無限的魔力，實非書本裏所可得到的了。

當我們這些平常的老百姓，在內戰的炮火之中，已瀕臨臨死階段的時候，此間六月二十七日的前進報上，刊載了一段我魏文翰博士在美國的「談話」：

「據舊金山廿六日下午七時四十五分廣播：美聯社西雅圖電：中國出席世界海員會議之資方代表魏文翰（譯音）博士，頃於西雅圖中國俱樂部席上談稱中國之內亂，共黨之策略，有如買賣行爲，但兩黨之權力鬥爭，並未構成嚴重問題，亦不能謂國家不統一，漢並宣佈中國爲一國家，一語言，一宗教，一文化，須於談及中美貿易前途發展時稱：刻下商品價格與通貨，均已穩定，公司法有限制，貿易利益之前途，存在於友好之中。」

老百姓死的無數，業無可就，田不能種，博士說這並未嚴重。並且爲粉飾統一，竟抹殺事實，連宗教都給變成了一個。並爲了表示民生安定，和「貿易利益之前途」的可期，竟不惜老著面皮說：「商品價格與通貨均已穩定」。難道博士等名人，真就每天只坐在沙發裏打盹，連市面上的物價狂漲都會不知道嗎？

老百姓是渴愛和平的，且不惜以生命去爭取和平。但他們所酷愛的和平是眞正的和平，決不是魏博士

爲了保全四強五強的面子而粉飾的太平。

當前非常，異常，簡直嚴重的了不得的內戰，雖被魏博士輕描淡寫地繪成「內亂」；且粉飾爲「並未嚴重」。但這僅只是自欺欺人，國人是決不會相信的。倘果不嚴重，爲甚麼馬歇爾將軍會遠渡重洋到中國來到處跋涉呢。而美軍也早就該返國了。

大抵，名人們「魏博士」爲了表示與眾不同，是只有粉飾事實的，沒有這一套，那麼他與別人有甚麼不同。

文風與官風

莊家漢

文章是沒有用的奢侈品，文人是沒有用的人，文章與文人之存在於今日，可以說是代表了全人類的悲哀，而被蔑棄着的。本來麼？一切事情都不是文章或文人所解決了的，文章不上錢有用而爲人歡迎，筆非鎗炮，也沒有威然逼人的力量

尤可證明者，文章不能結束戰爭，雖然戰爭也不是文章或文人所引起的。這便足以證明文章文人之所以無用；在力量或金錢上。

文章既然無用，於是文人也就對於自己之所業感到厭倦起來，其最感不滿者，是當今沒有會寫八股文便可當官的考場制度，但我們祖先所存的升官發財觀念却仍遺傳在我們的頭腦裏未能盡去，於是，所謂寫文章的文人們，便都在許多理由下改了行便都和孔方兄八爺打起交代，據說，這都是受文章之累反省過來，不得不然云云。

于是自從光復以來，一些文人乃都一變而改政途于是文章沒人寫文壇大寂寞。文章雖然是用的東西，在吃飽飯後，無所事事的時候，竟也稍感少些什麼，對於不懂跳舞打牌，和玩够跳舞打牌的人們，對於一些尚不知文章無用的人們，于是今日東北，乃發生一種極顯明的現象：「文風不盛」。

假如文人們都拿起鋤頭斧頭，做些實際建設的工作，則這現象是可喜的，然而文人們却都去當了官，不知當官對社會大眾會有甚麼用，在感到文章無用之後。

尖兵

②

東北誰在當初委了一着，不會向政府要求地方自治，而用了過度的熱忱，極大的信心去迎進那班任的帶着假面具的偽君子，這也難怪，就如一個自小就丟失了媽媽的孩子，在外面備遭陌生人的欺凌，飽受野狗般的毒打，一旦回到了他的家裏，家中任何一人他都會抱着痛哭一場的，他總會知道而且會管，他父母中，他的兄弟姊妹中誰是好人？誰是混蛋？

假面具不是一老戴著，時間久了，原形自會顯露，東北人知道又一次地上了當，錯誤就這樣造成了！東北人感到絕望，悲哀嗎？我却更爲這塊土地，及這塊土地上的人民痛哭，你知道，我們在關內走了那樣多的地方，從珠江到長江，從長江到黃河，從黃河到長城，在那廣大的土地上，哪兒有快樂而自由的地方？到處是剝削，壓榨，與無恥，到處是迫害，痛苦與死亡，把最後的希望寄託在這一角清白的世界裏，而現在連這點也完了，最後的希望幻滅了！

不過，朋友，和我一樣愛着東北的朋友，切不要真的失望，我們更要堅定我們的信念，你看，那班曾經死亡在關內的東北孩子們，他們都是有理想，有熱血，有能力的優秀兒女，直到現在，他們還不會

回到東北來，他們知道爭民主爭自由是全國性的，他們不偏愛他們的家乡，他們仍留在關內，和人民們結合在一起，向反動的勢力作英勇的鬥爭。我相信，東北的青年都是這類有作爲有鬥志的青年，只是十幾年來，他們被隔離了，直到現在他們還是被欺騙着，他們就根本沒有機會認識世界，認識祖國，因此他們虛擲了大量寶貴的熱情，浪費了許多有用的精力，而造成了不可挽回的錯誤，不過這已是時局，不久後，他們自會知道誰是是非，誰好誰壞，除下少數學生的奴才外，他們大多數很快就會覺醒的，那時他們將果敢的選擇了自己的道路，堅決走去，想吧！以敵人那樣的殘暴惡毒，十四年都沒有制服他們，現在他們怎能甘心忍受那卑劣能，腐敗，與無恥的狼狗黨統治下去？橫行下去，不，絕不會的！

我現在也不再想到離開東北，尋求另外美好的地方了。我更不願回到南方去，東北需要我，我也深深愛着這塊遼闊的土地，和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純樸而善良的人民。最後給你添個尾聲，就是我們學校已放假了。我開始了我的旅行生活，現在我已到了長春，長春不像瀋陽那樣繁華，那樣龐大，但它的街道極其整潔，清潔，整個城市的

，就是一座花園，它是與東歐新式現代化的城市，這里，你就會感到日月的精力。古林我也去過一次，這里風景優美，人物秀麗，是北滿的文化中心。市面不火也不繁華，建築也尚未臻完善，不過這番，你且以松花江畔，白石橋的柳絲，柳絮，那兒有豐富的詩意。我聽說這里是東北最好的都市，又繁華，又美麗，尤其是在夏季，洗滌的松花江水，像一支歌，像夢一般的打那果流過……太令我神往了！

我——長白山頭，望一望「漫山遍野的」高粱梁。我將去科爾沁旗，那兒，迎着蒙古高原上吹來的沙風，自由地奔馳，縱情地歌唱；我將在鴨綠江畔，望一望鴨綠江上的月亮，和隔岸淪亡最久最慘的古朝鮮國；我將去漠河，去佳木斯，去齊齊哈爾，觀一觀北地的都市風光，我也將去黑水邊，望一望古來英雄葬身之地，那片荒涼的茫茫西伯利亞！

朋友，你不是曾經和我一樣憧憬過東北的嗎？那麼，來吧！把你的青春，把你的熱情都播撒到這塊新生的土地上來吧！南方有什麼值得留戀的呢？

祝福

你！

七，廿三

民主巨人嘉言錄

林肯（一八〇九—一八六五，美國第十六任總統）：「我不願做奴隸，所以亦不欲做主，這就

是我民主思想，任何與這不合的思想，不論其程度如何，不是民主。」

威爾遜（美國第二十八任總統）：「我所以信民主，因為它解放了每一個人類的能力。」

羅斯福（一八八二—一九四五，美國第三十二任總統）：「民主只有爲弱者所利用時才能昌盛。而它欲得獲平民信從，須社會秩序井然，保障人民大眾的合法安全，並保障他們對他們自己與子孫的希望可實現，因而他們的人格獲得適當尊重時才能做到。」

威爾基（一八九二—一九四四，美國律師與政治家）：「我們共同生活的方式乃是一種強固而複雜的纖維。它由許多根線組成，並經過好幾百年無數愛好自由的男女的忍耐與犧牲編織起來，它形成了一件大衣，足以保護貧富，貴賤，黑人白人，猶太人非猶太人，外國生與土生。我們不要把它撕成破布，因爲它一旦毀壞，還沒有人得知何地何時人們還能找到這種有保護作用的溫暖。」

點滴

沈志

XX友：

我是方出後方跑回來的，我想你正和我一樣，心整日整夜的在跳動着，爲着國，爲着家，爲我們多年沒有溫習過的友情。我知道我早就應該寫給你，關於我逃出又逃回的情形，就像你應該早就寫給我四年的獄中生活一樣。

然而我們都被偉大的破碎的現實給打昏了。直到現在我們還沒有見面，直到現在，我們也沒有在信上交換一下，我們彼此所要知道的事情。這該是多麼悲哀的事情啊！

今天，在無意中，翻出我前來的日記，是在中途就中斷了的日記，我抄給你，我希望你由這裏能知道，我歸來所遇到的一些不平凡的事情，和我的情緒不平凡的激動。

我所能做的，就只如此而已。而已而已。謹此祝你好！

弟 XX上

五月十四日

由天津發。

在張的全家睡中，我倒鎖了門，提着皮包，走出了如日當空的小樓，心緒是平靜的，路上沒有洋車，也不想坐洋車。經過巡警的門前，遇見兩位警官，被盤詰兩

句，使我佩服天津警察是有辦法的，可是，盜案越發多了。

上車後，雖然是對號入座，車中也是不舒適，乘客多半赴東北，談話間都很關心關外線的不通。

車經河間，唐山，灤，昌，北戴河一帶，每次我都要下車看看，一地歸來，不禁有人悲憤之感，同黨當年東東的一羣爲東在者，今日安在？真是「興亡海不枯」尤其想XX X X聖氣凌人樣子，和今日津門窮途倒倒的可憐，真是何必當初呢！

行抵山海關下車，不想接錦昌真就不通，晚宿劉處，談話中，我覺着唯有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

五月十五日

走不了，很寂寞，在風沙中，我繞山海關大街繞了一陣，舊日朋友，一個沒見着，心情是悵鬱的，市面是蕭條的。

繞到幾家書店，所見都沒有什麼新書，山海關的同胞，一定覺着得要命。

接着去取由天津郵局發的書籍，才知道一切郵便物，都得經過稽查處檢查蓋章。無事往訪劉大夫，見他正替傷兵取子彈呢，可

憐一群無辜的孩子，不知爲什麼，又在這古戰場上衝突。

五月十六日

火車依然不通，躊躇在街頭，不得已，到大車房打聽打聽，遇一位由萬全逃回的漢人，他也是存等車，他當我極力讚揚萬全，然而，又留戀着家。

最後決定，和一位老者一同坐大車走了，然而挨到下午四時才起身，行時，又被洋車夫敲了竹槓。

大車上倒是平靜的，沿着海邊，上坡，下坡，一高一低的走着，有飯吃了，在黑天的圓月下，車到了大新民屯的張宅店留宿。

晚間，我又開始噴試火炕頭的熱意，和東北特有管飽的飯了。夜，與歸來的軍校畢業生談話，他堅決表示不參加打內戰，語頗傷心動聽。

深夜睡不得，靜思一路所聞，大體都是國軍沒把握住民心，八路也沒把握住民心，接收大員更傷了民心，他們一條條的背述他們的罪狀。

五月十七日

雞聲三唱，我們離開了茅店我又走上征程繞着鐵路南的海邊，向前跑着，滿高潮邊界，炮聲，手榴彈聲，機關槍聲，又在不斷的響奏起來，旅客們都帶着驚惶面色，催着車夫，路過村莊時，村人堆滿了村口，在向旅人問詢着戰事情形。

離綏中八里處，孤車的消息傳來了，消息與九一八以前，一模一樣，這就是復員，勝利後的中國，有大路不走小路，好路不走壞路，近處走不走遠路，勝利的中國的一切都在復原了。

不得已，換小驢車到車站裏。站排，搜查，盤詰，買票，因貨物太重，又沒小帳，流汗中把東西滾上了車，弄得滿身灰塵，一把熱汗，這也是中國所特有，守秩序，總是受苦，取巧人才有辦法。

好不容易擠上火車，不想車走不遠，後邊機車起火了，原因是軸桿沒油，摩擦發熱所致，真是妙哉！

到離西天黑了，車不能前進，除了軍人，旅客都被一批一批的趕下了車，一個癩女人沒辦法竟哭着爬下了車。時已半夜十一點鐘，我和二位學生經過幾次的連絡，也沒辦到，忍着憤怒，到了票房，人擠得滿滿的，經過檢查，有證明的都放出去，沒證明的裝在小屋裏，屋連一點的地方都沒有，門窗緊閉，不通空氣，我們的滿頭大汗，忍不住了，虎着情形，剛出時禁閉室，看外面滿地都是騎馬的人，真是一忍飢受凍隊明月，我在地上的時候，有一小時，時裏又吵嚷起來，人便漸漸一樣，又放進了車裏，車上老總，用着不易聽的口音，罵着這群旅客，因為攔擾他的熱心。

我終於在老總罵的催眠下，走入了睡鄉。

五月十八日
隨後，體冷的難受，很就心中生病，起來所動活動，又妨礙老總睡覺，只好忍着寒冷，在黑暗中蜷伏着，無言的在等待着。鄉的人和鄉的情長，大概都變了，心緒總是陰鬱的。
天一亮，車開了，由車窗中，望着故鄉的大好土地，是這樣的平坦肥沃，值得留戀哪！但往年已封禁，遍鋪草期，而今年大部還沒有種呢！

車間老鄉增多了，談起話來總易明白，他們多半是買票的。
到錦州才十一點，訪了幾位朋友；碰着兩起結婚的，都是用軍樂隊吹奏着，聽着幾件新聞，是

給煥子

煥子：
寂寞，不安，我生活在無依無靠，猶疑徬徨的狀態中。

在動蕩的時代裏，我們當然也免不掉，而且也不希望這動蕩痛苦，客觀環境，如此複雜，假如我們不對於主觀自我的陶醉，不自自欺欺人，又在複雜的現象中，不能確定了前進的路子，則這苦痛，這現象，是必然的，不過，悲哀的是，我們不能前進到更有意義的生活裏去，空讓寂寞不安送走了青春的歲月，把生命縮成最低價值的，讓一些無所謂的事，給漸漸削磨，以迄毀滅。

不肯從事黨事，不肯專顧自我，而實際即脫不開黨事的圈子，忘不掉自我意識，在這矛盾狀態中，找不出協調，得不到統一，內心與外界衝突，精神與肉體衝突，衝突，衝突，整日價在衝突中過活，簡直是沒有平靜的時候。

我常把自己比做出產在東北的步槍，祇能一粒一板機的射子彈。現在，當人家的大鎗都能像飛機一樣的連續發射，自己當然已是落伍得不堪一提了，但卻還不甘自棄。於是，在痛苦中，自己支離解體，打算重新改造，同時更嚴重的苦惱便

某警察局長強姦女職員被揭發了，這新婦女貴因被騙自殺了……
夜宿老道處。

岳狄

也發生了，「改造成什麼樣式，聯邦的輪船什麼？美國的商船什麼？

無論是一一，都需要改造配一件這是一定的。無倫是一一，都不能不改造。這也是一定的，當你看一子不能改造更好。這祇是美麗的幻想，事實上，今日自己三三式的骨和一一的骨，而且不用說沒有是能改造的條件，就，設計圖樣不清楚。

這實是最大的痛苦和悲哀，應該是全東北人共同的痛苦和悲哀。

煥子：假若能允許我們靜靜地，專於向一方面改造，祇是進步的，我們所學，不管毀壞了自己也好，祇要能東北造出我們的進步的槍來，不再受變者的威脅。

然而，現實卻又亂麻及雜音，黨內內亂纏綿不已，有時自己地想：「吧！假如和平是實現妥協的「實在」，使成，和平，也不會使這社會能一些什麼，不是人吃人的世界。不還有工夫設法地創創食食了。

換出十天亮了。雖然昨夜通宵未睡，但並不累，反而有一種異樣的興奮，憑窗遙眺窗外雲天，草叢美地飄在破曉晨風裏，這世界不是美麗的嗎？

歸不得

文祥

嗎？
但我要去睡了。

七月卅日

阿靈：

六二二航信收悉，憂喜交集，對這熱友情的呼喚，我恨不能揮翅飛回去，然而現實對我是如何的殘酷呀！本來我一個人的話，回去又多麼容易，託朋友在滬購飛機票十三萬便飛到北平，然而，我却在這兒兩足徒呼奈何了！

錦之在十月上旬即將分娩，這實在增加了我們的負擔，前些天羅妹從天津來信，也希望她早早回到北平或天津去，可是囊空如洗的我，如何籌得這一家三口的路費呀！西北一些同鄉現在都繼續地回去了，我已去信打掃錦之囑咐她一些同鄉竟怎樣地回去，假如安全且不費巨額法幣的話，我倒有考慮的必要！恐怕十九沒有希望，在我的力量來講。

此刻由重慶飛西安的班機暫停，四川公路又為大雨所封，交通阻滯，郵信也發生了問題。我們暫作一個約定吧，七月裏決定一切，假如把路費打清楚時再告訴你，而路費如沒有着落，你倒能有幾個錢好來幫助我呀！這裏青年軍退伍復員了，剩了一些中學生，為

他們在各地成立了幾處青年中學來收容他們，九月開學。這期間舉辦夏令營實在無聊，上級又來命令派我為教官，講授「國文」，真頭痛，這政工行業我實在够了，假如事實允許，我還要去普通中學當教員去。說良心話，我實在沒有當官的骨頭，雖然這軍校和部隊把教官看着像那麼一回事兒。

在大公報上看到了呂德潤的「三看長春」，誠有啼笑全非之感。揚或搞文化出版，我相信我這老同學老朋友全會搞有成績的，我却擔心長春那環境會不能太如意，到處掣肘吧？我另有信寄他，替你代收。

你態度我最滿意，我也最佩服，請你儘量勸導那些良善的友人，千萬不要左右亂碰，迷途歧路中國人幹中國事，不偏不黨從從吉聲做起。以專業學問人格相期許，才是正路。搖旗吶喊，會有甚麼好處？中國亂完全亂在這幫人手裏，真不知道什麼時候我們能看見晴天能獲和平？可能七月底或八月初我將回到西北的寶雞去，如此行能如願則我將和政工告辭了。

大方前來信，勸阻並大發駁論，感到一個人有一個人的想法和看法，做法。友人的忠告都基于好意，尤其大方的科飯出身，滿腹道學也是對的。但是我有自己的天地，小確你相信吧，一個人的主見是不可相通的。而我們這亡命徒的人物，硬是不願聽那一套老正經的。你說呢？

尹中贊先生接收舞幣現在還活著吃伙食嗎？近來因陰雨時歇，濕得很，虫子尤其是蚊蟲多得，我害了三次瘧疾了，真他媽的倒霉！

整天無事，天熱看書也靜不下去，一顆心簡直要跳出來。回去呀！我怎會不喜歡回去？誰還永遠願背流浪的苦酒呀！但是正像你所說，欲飛不能走無力，如何是好！

今天問了一些人回北平的路子，有人講的和你告訴我的不一樣，又有人說走鄭州，然新鄉那帶戰區怎樣過呀！令人搔頭。

裕興畫莊的老夏呢？揚或會知道吧？南京的和談談判，只談「參軍」一項有些難題了，假如能一戰風順，或可交通恢復，我們回去也便利些。

這樣假如七月裏，你在長春看到了比較和平的消息，「再不打了」，好不好我想辦法，我便可作歸去之計。七月以後，則不必要了。我計劃八月上旬總要回寶雞去的。可能也許去統省二中任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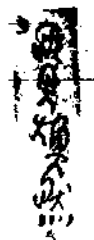
沐小姐相當苦悶，她系主任從紐約來信說，有機會叫他回母校任助教，只須等 Dr. 的來信決定，但吳貽芳校長却終無信來，他要調去南京，伊會幾次和我進退相談，但是窮光的我怎能如

約呢？遺憾！
上次寄來那套數帳大概是丟了。林小姐却收到了。我並沒有見。
窗外大雨傾盆，千里故人之思縈迴腦際，流浪

泥沼

文祥 六月廿六日重慶

人何時歸去？故園，林叢，更繁茂了吧！臨晚時夕陽黃時漫步在中央大街上的時候的心情若何？祝爾你



。社長雖仍婉言安慰，說極力想辦法準備八月一號發大為中報，但實際上，該報上月號數業已萬，現在既無資本，又無工場並且又沒有有力者後援，恐怕百分之百不會繼續下去的。如真停刊，使我更無依託，想到這問題，真使我陷入絕的狀態中。

這是一條大的泥沼，我怎樣能逃出這泥沼呢？現在生活的逼迫對我已甚於精神的壓迫了！我非常擔心，我會在這里，無窮無盡的滅，其實最痛苦的，我知道一個人是不容易滅滅的，如果很快的更滅了生命，對我已不是痛苦的事了！

你們要寫稿子，我很願意寫，但我現有的情緒，恐怕寫不好，但不知你們什麼時候收稿截止了！祝平安

煥然 十五日

XX兄：

轉託候君帶來的書報均已收訖，對於我們溫暖的友情，非但使我非常感激，簡直視為人類之珍。到吉後兩居逆旅，每日清緒苦悶區區，這次又能讀到這些書報，至少使我在精神中得到一點舒

展，好像相逢知友，減少很多的寂寞。至於書報的款項，暫時我就只好不客氣了，實際我的生活已陷入奇窘；現在是以出賣衣服維持，提到生活，對我已經成了重大的威脅，公民報至我入社之後即行停刊，我是沒有參加一天工作的



重慶屋簷下

秋丹

提到了重慶：或則會便沒做過「重慶客」的人掀起一種懸念神注的神秘性。呵！神秘極了，底雖有些不平常的異常神秘存在，你看，到處都激底的表现了牠的神秘感。像一個幸運兒似的，宅在不期然的环境中很自然的得了一「抗戰司令台」的榮譽而奠定了宅在中國版圖上的地位了，這種無上的收穫，若以一個虛榮心的女人來比擬：那末宅在心理上一定是相當滿足而很可安樂的了。

也正是像一個尚未成熟的少女一樣，宅有宅沒去掩飾的弱點，都知道：宅是元天不足，後天失調，在畸形狀態下發展着！這樣，便形成了宅表裏以方面的矛盾和矛盾，重慶的面貌是歌謠中沒有一點兒嚴肅的成份；散漫中找不到一點兒統一來，宅的味道呢——恐怕是於模糊中，或許能體會到是五味俱全，等因准此，就很容易使異鄉客陷入重慶中了。

宅俱有着原始村鎮的土頭土腦的土氣，也具有着現代都市的新式

裝飾上新鮮：它的大街是富翁的天
堂，小弄是窮人的地獄，那末前者
該是錢的享樂窟，後者一定是
窮小子的受罪窟，一方面是純粹金
錢，一方面是難得一飽，它的矛盾
就是這樣形成。——這樣形成了它所
有的矛盾。它的病態，當然是得
在這矛盾的交叉點上去尋找，因為
病態是建築在矛盾上的。

這裏能從它本身歷史的怪物
中的一些最近生活面的一些事說
起，別的也只好暫且不表——因為
假若完全寫起來，恐怕一輩子也寫
不完，時時也寫不好，也不敢寫，
所以只能寫一些皮毛上最普通的事
，現在我們這樣：以「想到」就寫
「」介紹的原則，不講那些末
條理和筆法好吧！

民族路是重慶的精華，也是重慶
的靈魂，民族路之在重慶：就和南
京路之在上海；四馬路在長春是一
樣的富麗堂皇，充份的表現了它的
豪華，確實是相當美味，雖然它是
沒資格和上海的南京路或長春的四
馬路相比，但是在重慶，則是太可
值得夸耀的了。商店林立；大且百
貨商場，小至搬來搬去的地攤，無
所不備，無奇不有。新開張的「息
后餐館」(露天舞廳)用活人作
招牌，更有兩位摩登「小姐」花
姿招展的誘惑着往來的過路君子，

美滿幸福。

存景不常，假若再向西走下去，
那末，會見着豐的殺場口就出現現
前，白天是商品市場，晚上則成爲
人肉黑市，它的盛況，當能超過南
京的夫子廟或天津的兩不替，重慶
人譽之爲「神秘的較場口」大概以
「肉」爲原則而呼之者也！可悲亦
復可嘆！

再加一點說明的話，那末前者有
些像北平的王府井，後者又有些性
近天橋，也可以說前者是深場的西
平橋，後者又是深場的西門，就
這樣：您想象一下，大概總可得一
些輪廓的。

房子是這樣的：地面上有七層突
起的大廈，地底下有防空洞式的地
窖，重慶人就在這上與下之間生活
着，出門的時候：要是沒有一付好
腳(坐不起車子)，那末將會
屈服於那些上下連續的「坡坡」
上。

重慶人是經常吃大米的，假若萬
一吃了一次新新的「麵食」——那
正等於是北京、偶而吃米飯一樣的
高興了。重慶人在吃上有一個特點
，吃的時候是：辣椒伴米飯。那管
是一個十幾歲的小孩子吃飯時而「
沒的海椒」(即沒有辣椒)那正像
故鄉的老太爺們不嚼幾盤就吃不下
飯一樣的苦惱。

裝飾上也有一個特點：若這個
人是地首的「川產」的話，同時又
是很固執的中年以上的人，那末一
望便知是純粹四川人，因為他在腦
袋上經常(據說是不分晝夜)纏着
一條很長的「布，乍看去：一如咱
們那個地方的辦喪事的白布頭一樣
，不順眼極了。真的，我初入川時
，就爲這事而驚訝過，心說：「怎
末有這些人的？」現在想起倒覺
好笑。如果下鄉的話，那末就不分
老少男女都很公平的每人頭上一條
白布。

說起話來那就更有趣了，不管
男女張口就是：「噻子嗎？」不然
就是：「咯佬子！」這兩句簡直
是成了口頭語，只要稍微一留意，
到處都可以聽得到。再深一層的是
：「總兒子！」試把前面的話連起
來，那就更有趣了；

「噻子。咯佬，——你個總兒子
！」這真有這樣一連串說的。假如
您也會說了幾句極標準的四川話，
高興的時候在又復區每個地方照樣
露它一手，那末無疑地人家一定說
您是：「天上飛來的。」或則是：
「重慶人」。

還有一件使我最終奇的事：重慶
的老鼠特別多，不僅多，而且每個
的個頭都很大，他的特點是不怕人

，因為我有時就有些怕牠。牠們
們胃也特強，能吃得飽，又能
吃飽，交趾，吃書，而牠們在牠
們的口中也還是說着美的(大意還
能吃個個不詳)。假如發現上
面的東西不翼而飛了時，那末不是
入鼠腹，就是他忿忿蓄積起來，藏
在他的洞裏的，牠們的走後將也
特別高，能在直立的木條上下自如
，這倆人的越有修養，不管你把牠
能吃的東西放在甚麼地方，牠都能
有法得到。牠們的出動是不定時的
，只要是缺少光線的所在，不管是
夜裏，或是青天白日，要是您有閒
心作壁上觀的話，又不可不的看見
兩三處不同，在牠們散步時。牠發
見有「爽了」的時候，往往是很文
地帶不理，迴避過去。尤其是
那些有修養的，大個的

重慶的人很少是正常的，在這
裏看不見和熱生江上一樣的月亮，
也看不見和黃山上一樣的太陽，
天氣總是陰沉沉的一樣的面孔看着大
地。在現在：最好受的天，還得算
是「陰天不下雨」，只要是一晴起
來就熱得使人發暈，一下起來就沒
完，悶死人，並不像家鄉一樣：說
下就下，說晴就晴。它是使纏綿的
女人一樣纏綿死纏的。所以有人說
重慶的天氣是：「女性的」。

你——遠行人
應該回來了

雖然你沒有關係

雖然你坐不上飛機

就是搭末頭船

也該回來了

有人捎來口信

為你

在那裡，一管如洗

時常把兩頓飯併做一頓吃

有甚麼呢

窮困和我們混得太熟了

你走的時候，不是

也只帶着十塊錢

和一本圖集嗎？

就是起早走

也該回來了

你的腳走路不起泡

山和水阻擋不住你

你妹妹整天給你寫信

你娘把你留下的西服褲子穿在腳

的腿上

一看見我，就百般地

罵你

然後又哭泣

你妹妹說！

等三哥回來

好教我英語

你眼說！

「只要他到家來

那管他披着毯子頭呢」

一頓羊肉泡饃

我們突然高興了，於是

勝算膀子走在長安城的大街上

走在長安城的大街上

你說！

「怎麼回事呢？

到了外邊，就覺得

想一想

故鄉的大草原

大山，大江，大樹林子

冰雪的街道，和那

掛霜的早晨吧

你家院子裏的

豆角也下來了

黃瓜也下來了

西紅柿也下來了

大馬牙苞米

也吐茸了

你還在尋找甚麼呢？

你還在遊蕩甚麼呢？

你縱然一無所得

你縱然心灰意冷

你又何必不回來呢？

故鄉——土地的愛情

呼喚着你

母親——奶的聲音

呼喚着你

妹妹——閃動着深沉的黑眼睛

呼喚着你

友人——張開泥污的兩臂

呼喚着你

你——遠行人

應該回來了



給遠行人

高 禾

故鄉是可愛的」。

故鄉，你不能忘記

母親，你不能忘記

妹妹，你不能忘記

友人，你不能忘記

這我是知道的

記得那天晚上
用掉你的一筆稿費，大家便飽餐了



還鄉記

田心

(一) 歸來了

流浪是愉快的，然而也是痛苦的。幾年來，流浪，逃亡，真不知流到那年，逃到何方，而想不到八年抗戰的最後勝利，把我終歸帶回到我整日懷念的故鄉，漸漸的來到故鄉的門前了。

從開原站出發，我坐在馬車上，無限的往事，一幕幕的不斷的湧上心頭，故鄉變成什麼樣了？故人都變得什麼樣了？家庭又變成什麼樣呢？……？我沒有敢深想。

過開原時，只見古老的開原城牆依然雄壯的屹立着，然而，却又增加了幾處砲火的傷痕。

公路已變得凹凸不平，大車鐵轡使人坐不穩，騎不準。想在日寇統治下的路政，固然兇狠可惡，而光復僅僅十個月的工夫，竟弄得這等狼藉不堪，難道好的壞的都想了

光復如初嗎？實令人不解。

想着來到威遠堡門，但是過去整齊的商號，壯麗的房廊，已變成一片瓦礫，除掉幾個幸運兒逃掉了劫難，其餘因受內戰的洗禮，和火箭砲的光臨，均蕩然無存了。住民多半死在砲火下，幸而活命的也祇好作流浪之鬼的生涯，真是滿目悽涼慘不忍睹。

到神樹寺飯，聽那嘈雜的店員的叫罵，嗅着滿院堆積如山的馬糞，混合着家常餅的油香，使我不由想起了十幾年前故鄉大車店的風味。然而今天和往昔，又是多麼不同啊！

下午四時，到了西豐西北門，那九所的小房依然無恙，但不知當年自家寫一大滿洲國皇帝陛下的警察官吏們，而今安往？當我正得意的墮入往昔無邊的許多回憶的時候，想不到代之而來的，是一些熱愛祖國，忠於職守的青年學生，他很

認真的把我檢查了又檢查，這却是三妻四妾的軍閥軍閥的子弟，斷難不到的。統計起來，從開原到西豐，整整受了八次檢查，弄得頭昏眼花，連包袱都無力整理，索性就凌亂的提回家門吧！唉！我覺得家鄉比當年更可怕了！我懷疑這就是我七年來患着相思的故鄉之城？抑誰使我回到故鄉連吸一點自由溫暖同情的空氣都不許呢！天乎！

(二) 長親的悲哀

然而不管怎樣，我終於到達居多年的故鄉西豐城了。當晚宿一位長親家裏，恰逢弟弟也在長親家，由他得知雙頭前在八路手甲現因怕國軍進攻，已向東移動，而國軍尚無暇進駐，地方土匪，乘機準備着進佔雙鎮，因此，鎮上居民，紛紛逃避到西豐，弟弟就因避難，已來城五天。我當然也不能去了！想到北戰流亡，到聽聽訂了國家非理想的國家，政治非理想的政治，如今唯一可以尋求稍息的家，竟咫尺天涯，真乃勝利於我何有！我不禁有點茫然了。

幸而長親對我的歸來，頗表歡迎！在燈光下晚飯，我們喝着端午美酒，談起了別後情形，和我家凋零的衰象，尚能活到現在，真使我感

謝這位長親，對我家的援助。但當我表示我的生靈和家後不存官之後，長親却大不同意，他說：「不入你不能走了這些年日使全家老小親友苦等一回，家裏並不是心高，盼你昇高官，發大財，但多少也得對家庭想個辦法才是。我更有甚茫然了。」

接着長親又告訴我，他因從前是配給商，勝利後，對八路倒招待了一陣，結果還是被捐了十幾萬元，而且還要接着算下去。現在雖然全家跑進城，可是動產全光，可憐多年積蓄，說着不勝痛苦。而我始終茫然，默默無以對。

(三) 故友生死

在閑步中，偶然我走過一位已經死去老友「雷」的門前，輾轉踏進去，想到雷死後的慘狀，許多朋友，紛紛藉他的遺族，散佈着他未死的謠言，聽得是那樣逼真，見了面假他的父母，他的太太，讓我證明真假時，將如何回答這欺騙？我不忍由我的嘴，再欺騙這貧病無依的友人，和一個痛苦的女人；而更沒有勇氣說出雷已死掉。躊躇許久，終於把脚移開雷家的門檻，由此

！去回滾！淚眼

艾 鄉

小姜
你過來
我告訴你
趙永祿死啦
王長仁走啦
葉路民也走啦
老李嗎
那傢伙
留下滿臉鬍子
他是
憂鬱的時候多
快樂的時候少
小明嗎？病了
張！你哭甚麼
眼淚！滾回去
「聽着！」
你喊甚麼
你說你太苦啦

不
甚麼
四萬萬五千萬人都在苦悶
大多數人在苦悶
煩惱
憂鬱
你不能再看不下去了
衆多的眼淚
衆多的喊聲
衆多的饑餓的眼睛
衆多的通紅的眼
發瘋的眼睛
衆多的沒有營養的
無血的臉色青
甚麼
四萬萬五千萬人都在病中
衆多的人在咳嗽
在吐血
在大地上支着
衆多架的骷髏
你說
我們的國土是處在怎樣大災難中
我們的同胞是處在怎樣
有「迦太基」三次戰禍來臨的日子
然而這死水一樣的國土呵
再翻不起一個滾刺的浪花
再吹不出一聲前進的喇叭
連水都逆流
千萬個黑手
堵住喊叫光明的「口」
你叫我

趙永祿爲甚麼死的
王長仁
葉路民
爲甚麼走的
老李幹嗎留也難看的鬍子
這還用答覆嗎
你這個小傻子
多窮的地方
就找不出一塊有血的
這里的歷史
不是墨寫的

上趕頭迎

高 也 平

朋友！你往哪邊走？
我不知道！
大家都承認你是在前進；
自然我也無法否認。
不管我是怎樣走的，
總不會給你拉下，
一回首就可迎頭碰着你，
雖然誰人承認我是走在前面的。

「喂」
你懂了嗎
你很好
你就該叫眼淚
趕快滾回去
來
把胸脯挺起
把身子站起
把你那双脚邁起
把一身力量
滾進這洪流里
——七月——

也許我們是在兜圈子——
你趕我，我也趕你，
追蹤不上你，回身也難可撞上
不用管你跑多少圈周
還不儼然迷藏的遊戲。
假如一次撞你不住
不用着急，還可等再撞的時候
反正我有最聰明的辦法——
決不死跟在後邊趕趕；
或想趕過你去。
必要時我可投到你懷裏不起，
讓你拖着我不然，觀衆的裁判是不公道的——
什麼：「順道趕不上就開起倒車」
唉！你們是多麼蠢笨的東西。
你們那里會了解我的用意！

三輪車夫的日記

沙石平

這是從火車三等車廂的座底下拾得的一本日記。字跡不甚整齊，墨水的顏色也紅藍黑不定，有的日子且還是用鉛筆寫的。前部有些地方曾經人修改，筆跡挺秀，大概也許是日記主人所說的張先生吧。後部則有幾個別字，是經我擅自修改的。

十月二十三日

懶的，又是個陰天。要是再下這麼兩天雨，眼看就要瞧老子的熱鬧。昨天拉倒個損日本鬼子，拉到石駙馬大街被一羣愛國的學生給攔下來，於是甚麼中國打了勝仗，不再拉鬼子，還說甚麼「雪耻」。那鬼子一言未發，便硬硬地走他媽的了，我一時心里倒也挺覺痛快。本來嘛，誰不愛國，這些年可得吐口氣了。但一想，那鬼子沒給錢，我心里立刻又覺得不痛快了。真是，愛國也不能把我要到手的錢給愛去呀，誰能不吃飯空肚子愛國呀！

早晨一出車，就遇着個上八大胡同的主兒，那小子眼睛還沒睜開，眯縫着眼睛就坐在車上，嘴上搭拉半截洋烟捲兒，還他媽哼四郎探母呢。要是哪一年，看他那個神氣我就得踹他兩腳，可是現在——誰叫咱要吃飯呢。車拐過胡同牌樓，一眼看見隔壁兒賣切糕的二柱子，切糕正熱氣騰騰地冒着氣。唉！心里想吃，腳可不能停下。他喊了聲老三，我們互相招了招手，我並沒點頭就登過來。

把那小子送到他姥家，就把空車子推到拐角一個茶攤去。在那里遇到北新橋小學校的張先生。張先生倒真是個好人。對人總有那



股熱呼勁兒，又沒有架子。要不叫張先生我怎麼會寫起日記來。他鼓勵我寫，還給我改。可是話又說回來，這年頭好人又有甚麼用，寫頭好像總不往好人的碗裏跑，可，好人總也得吃飯哪。

他扶着三輪車，見了我，好像不好意思。我知道他的苦處，我沒有說甚麼。我給他要了碗茶，我們挨着在一條長凳上坐下。我們連喝了兩碗茶，但他始終也沒言語。給完錢，他緊皺着的眉頭，他用一種有異樣光亮的眼睛回看我一下。看樣子，他一定有甚麼心事和我說。

偏巧就在這時候，來了兩個穿馬靴的，不容分說，我們東一個，西一個誰也顧不得說話了。我的腿在拼命地登；我的腦袋也在拼命地，但我想不出甚麼連張先生那樣好也會失甚麼業，而竟登起三輪來。

十月二十六日

已經兩天沒看見張先生。我的日記也沒寫。這幾天，天總這樣陰着，心里挺覺不得勁兒。



編輯獨語

勝利一年了。
面對着如此勝利，我們還有啥可說？

天越比越黑。

好多人都在摸索：有的人衝出去了，有的人死掉了，有的人則又安於黑暗里。

回憶這一年間，這個小刊物在到處流浪中產生的情形——

當然，也許有人認為我們作的不够，但在當前的環境里，我們能有話隨便說嗎？

不管怎樣，它畢竟還有着生存下去的權利。我們要和一些困難掙扎，掙扎，使這個低能兒逐漸茁壯起來。因為大多數的人，到底還願意看到他的成長。讓讀者能給我們支持，給我們力量！

第三期太不餓話了。

封面的形式那裏呆板，色彩又那麼陰暗，加上目錄里一般大小的鉛字，真是越看越不成樣子。雖然說印刷條件有關係，但編者是不該辭其咎責的。

鉛字不一級高，里面的空字太多了。
最可氣的是那兩首詩，「大樓兒」都看完了，主友們生把鉛字手的「劍」字拔去，把城戈的戈

字換個「支」。也許是因為我們上印刷所去的次數太多，而讓工人們感到了討厭。但，這個玩笑開得太大了。這不是和編者過不去，簡直是和作者以及千萬的讀者為難。

在此，請向讀者及作者致歉意。並希望工友們也能拿出自己工作的良心。

這一期，希望不會有上一期的結果。

但內容也不能儘稱滿意。
短評欄的稿子，零星。

國際論壇的稿子不太合時。不過一讀的價值總還有的。

因為編輯計畫臨時有了轉變，所以不得不把「勝利一年雜誌」，和高風先生的「奴化論」抽出來。這樣臨時變更企畫的事是不好的，以後自當努力防止，希參加雜誌的諸先生作者原諒。

「來到東北以後」是一個南方朋友寄來的，那里面當然對東北人有了過公的誇獎，但也有的地方很真實，所以把它發了。希望讀到它的東北人不要因此驕矜，而也生出萬萬要不得的「優越感」來。我們不要這個，我們要的是虛心，自覺，與奮鬥。「優越感」不會使中國好起來的。
同是中華兒女，同是黃帝子孫，同是生活在苦難不長進國度里的人民，誰能有甚麼特別了不起的。

這期也同樣希望得到指教。

今日東北

第二卷 第四期

內政部登記證內字第九九八號
中華郵政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人 今日東北編委會

發行人 今日東北社

發行所 今日東北社

本期定價實售國幣 圓

重慶 沙坪壩揚家坎特三號

北平 象來街乙一號

天津 第一區迪化道十六號

瀋陽 城內一德街二段八號

長春 豐樂路二二三號

本刊 歡迎 投稿